

葉 隱 聞 書

叶

所谓武士道，就是看透死亡。于生死两难之际，要当机立断，首先选择死。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，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……死就是目的，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。每朝每夕，一再思死念死决死，便常住死身，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。

隐

古人说：“喘七口气儿就打定主意。”锅岛藩祖隆信公说：“好主意放时间长了，就会有腐味儿。”藩主直茂公也说：“不管何事，费工夫而又慢，十次有七次不是好事。武士不管何事，都要麻利直接。”心思游移不定，就不会有好主意。心似悬河不淤、爽快鲜明，七次呼吸之间，好主意就会出现。果断之日，就是神清气爽之时。

闻

精神涣散，物分为二，是不应该的。专注于武士道者，不应该他求。道是相同的，然而却分为儒道、佛道和武士道等。道一分就散了，而且互相排斥，与其斥彼之道，何如归于根本？如斯而言神道、儒道、佛道，都应该归于道。

书

〔目〕山本常朝 口述
〔目〕田代阵基 笔录

李冬君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K313.03

5

2007

葉隱聞書

〔目〕 山本常朝 口述
〔目〕 田代陣基 笔录
李冬君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© 2007 李冬君

本书通过远流博识网安排由李冬君授权，
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隐闻书/(日)山本常朝著;李冬君译. —桂林:广西
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 - 7 - 5633 - 6525 - 8

I . 叶… II . ①山…②李… III . ①武士道 - 研究②武士
道教育 - 研究 IV . K313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031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政编码:253006)

开本:889mm × 1 270mm 1/32

印张:13 字数:215 千字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8 000 定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狂与死的美学

——《叶隐闻书》导读

李冬君

一、《叶隐闻书》之狂者

1. 武士“论语”

伟大的思想，往往趋于极端，突破常识。

“所谓武士道，就是看透死亡”，此为《叶隐闻书》之名言。

“即使头颅被砍下，也要从容做完一件事。切下俺的头颅埋葬好了，再躺在上面去死。”这样的语言，无疑给我们当胸一刺，宣泄出死的无比快意。

“死狂”之言，在《叶隐闻书》中频频出现。日本的《叶隐闻书》，是一部武士“论语”，由佐贺藩武士山本常朝口述，田代阵基笔录，用了七年的时间写成。

其时，山本常朝已削发为僧，隐于草庵，遁离俗尘，与田代一同住进茅屋，两人合作，完成《叶隐闻书》，时间是1716年，即清康熙五十四年。

《叶隐闻书》共十一卷。卷一、卷二论武士心性；卷三、卷四、卷五、卷六言锅岛藩家族及历史；卷七、卷八、卷九介绍锅岛藩武士的“忠勇奉公”言行；卷十涉猎他藩武士言行；卷十一补遗。

《叶隐闻书》采用语录体，成书的过程和形式与儒门《论语》相似，以山本常朝的言论为主，兼录他人的言行，所以又称《叶隐论语》或《叶隐论语摘抄》。

“叶隐”一词由来，缘于西行之诗，西行诗曰：“隐于叶下，花儿苟延不败，终遇知音，欣然花落有期。”另一说法是，取自佐贺特产——叶隐柿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指武士作战时要将自己隐藏于茂密的树叶下。

无论“叶隐”一词起源于哪一种说法，总之“叶隐”已成为武士的代名词。

区区一叶，何足挂齿？以叶隐身，乃武士“无我”之谓也。

《叶隐闻书》当然会涉及武士的技战术问题，但主要是将武士的职业精神从哲学上加以确认，该书开宗明义：“武士道者，死之谓也。”

叶隐之武士，对死追问不已，高举着死的观念而活，就像存在主义。

武士之刀法，讲究简洁明快的动力美；武士赴死，于死的瞬间与美相遇，便舍弃人生，跟着美去。因此，武士道是一种死的美学——落花之美。

俗话说：“如为死狂，则事无不成。”《叶隐闻书》的“死狂”更为强烈而单纯，美而狂的行动理性贯穿了《叶隐闻书》。

狂气，作为人类之魂，其本身自有合理性。与狂气相对的是平常心，它们本为一体，处于正反两面：一体就是人性，而两面就是狂气和平常心。这两面之间，有一种差之毫厘的微妙。就人的生活 and 心情而言，人们所求的是安定，这就是平常心，也叫做合理性，

它支配着时代的思想和精神。但是，若把平常心放到“狂”的精神世界中去，它还能生存下去吗？答案是应该能够生存。有个人建议人们把平常心与“狂”融为一体——这个人，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《叶隐闻书》的作者山本常朝。

2. “阴干的”常朝

先来谈一下山本常朝其人吧。

他是佐贺藩武士山本神右卫门重澄之子。万治二年(1659)六月十一日生于佐贺。

说起万治二年，已是天下归一的太平之年了。常朝就出生在太平机运里。母亲是前田作右卫门的女儿，一直活到常朝五十一岁时，对常朝似乎没有什么影响，也许是常朝羞于谈论女人吧。

很显然，他的文学才能，恐怕是得益于母亲的遗传。

父亲神右卫门的强烈个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他是神右卫门七十岁时生的(他有一个哥哥、四个姐姐)，在父亲的心里留下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当时的七十岁，算是绝对高龄的，即使是今天，在七十岁时还能亲自创造出一个儿子的男人恐怕也不多吧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常识，他差一点就被父亲看作是盐贩子的儿子，并把他搁在上司多久图书家里寄养了一阵子。常朝长大以后，也怀疑过自己的来历。

七十岁的人生的儿子，正如常朝自己所说的，是“水气不足”，

就像“阴干的”那样。他十一岁时，父亲去世了，负责教育他的，是他的侄子。

父亲的习惯，对孩子，哪怕是婴儿，也要来个耳畔祝语：“长成大刚者，才必有高用。”孩子听不懂，他就吹气，将那些话吹进孩子的耳朵里。

就这样，他在常朝的耳边喋喋不休，直到死去。

一直听着这样的话长大，那些话也就刻在小常朝的骨子里了。

父亲的训斥常在耳边：“假笑，就会成为不敢正视对手的卑怯者”；“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刚者”；“武士无食，也要剔牙”；“修补裙摆可粗心大意”。

3. 敏感的常朝

常朝九岁时，得到了“不携”的名字。有幸受召，他做了锅岛家第二代藩主光茂的侍童。这大概是因他父亲神右卫门的侍奉，而庇荫于他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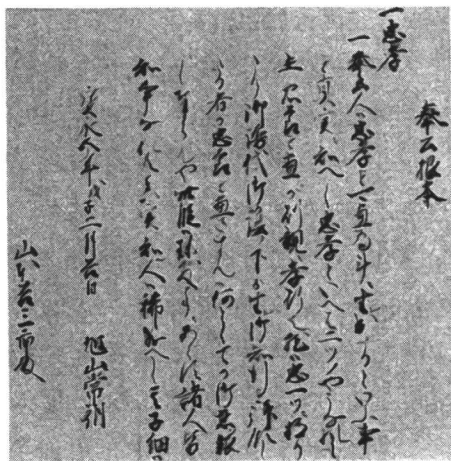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做侍童，他还担任了光茂的儿子纲茂的玩伴工作。

那时，他体弱，却是个无休止疯吵的傻小子。医生见了他说他“无论如何也活不到二十岁”。

十三岁时，藩主对他说，要束前发^①了，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蓄发。此后，他的名字也改称“市十郎”了，藩主任命他为小姓役^②。

① 前发：古时未成年男孩在头顶上束的一缕长发。

② 小姓役：古时在藩主身边侍奉的童子。



山本常朝手迹

他虽疯吵，却异常敏感，曾因读草纸^①和歌书^②被父亲斥责。

父亲以为，立于武道，应成为独立的刚者，无论怎样，哪怕力敌十人，也不能被人放倒。

常朝所侍奉的藩主光茂暗恋于歌道，其祖父胜茂烧了他的歌道书，他也没有断念死心，而是越发寄情于歌道，欲以歌道而青史留名。常朝也喜好歌道，或言近朱者赤，实亦秉于天性。

4. 两位导师

每天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，简直难以忍受。

刚刚过了二十岁，他就开始过着禁欲的生活——一心一意侍奉

① 草纸：旧时带图的小说。

② 歌书：关于和歌的书。

主君，是无论如何也要禁欲的。

亲戚们说他：“你长着过于贤能的脸型，会被主君嫌恶的。”

为此，他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每天照镜子，企图改变脸型。

可他还是没有听到主君的召唤，继续过着无聊的日子。青春的热情一再被人忽视，他终于决定放弃做武士了，让生命回归自然，呈现底色。于是，他去拜访了引退后住在松濑的湛然和尚。禅僧湛然曾任锅岛家高云寺的第十一任住持，因忤了和尚被判斩首，湛然求赦无果，遂移居松濑。藩主光茂遣使劝其归山，湛然执意不回，藩主无奈，只好每年送来十石禄米。

湛然认为，人生最要紧的有四条：第一条，是武士道；第二条，是忠于主君；第三条，是孝行双亲；第四条，是慈悲心——从武士道通往佛门。

常朝的另一位导师，是佐贺藩的儒者石田一鼎。石田一鼎秉性刚直，因逆了藩主之意而被幽闭。幽闭了八年后，移居佐贺藩梅野山下田。在那里，他看着常朝成长起来，并用儒学的刚强陶冶常朝——自家的事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坚持！

一鼎和湛然，又都是对主君忠义不二的独立的刚者。常朝忠于主君，至死不渝，崇高的信念来自这两位导师。

5. 忠于主君

侄子五郎左卫门深知常朝的心情，遂决定将神右卫门让予的加增地分给常朝。为此，五郎左卫门向佐贺藩当局申请变动。

这样的好意，虽然难得，却违背了常朝的意志。如果是主君自

发性授禄，他是可以接受的，除此之外，他说：“即使是神赐，我也绝不会接纳。”尽管他的侄子是出于真心，但他却不领情。

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常朝的事就成为藩方的一个话题了。不久，他就领到了扶持米^①，作为一个小身者^②，努力工作。

藩主光茂欣赏他的文学才能，让他担任御用文书。这时，他的志向是一心要成为家老^③，以便“谏言主君，全心全意治理邦国”。

可他壮志未酬，光茂就让位于嗣子纲茂了。

尽管他从小就是纲茂的玩伴，可他对故主光茂愈发勤勉。他决心要为故主光茂了却其多年来寻求《古今传授》的夙愿。因此，他再次到京都就任留守，为寻求歌道元典《古今传授》而奔走。对于他的劳苦，新藩主加增他的俸禄为知行十石^④，他知足了。

当他背着一箱子《古今传授》归来时，光茂已是奄奄一息了。他把《古今传授》献给病榻上的光茂，光茂看了最后一眼，便安然而逝了。这对于常朝来说，真是莫大的安慰。

6. 狂者之隐

光茂死后，常朝就开始考虑如何尽快追随其后。他一想起在大阪时主君如何待他，他就想随主君而去。

那一夜，主君将所穿的晚便服和所用的蒲团赐予他，使他难以

① 扶持米：幕府时，藩主给予下级武士的俸禄米。

② 小身者：身份最低的领取藩方俸禄的人。一天按五合计算，满一年用米支付，叫一人扶持。

③ 家老：藩邦家臣之长。

④ 知行十石：江户时代，知行所是给万石以下的武士采邑。知行十石，这里指俸禄级别。

忘怀。他说，如果能切腹殉主，“我会披上那件恩赐的夜便服，坐在恩赐的蒲团上切腹，那将是凄美的对主君的谢恩”。

可是，他这样的感恩之心却被法律禁止了——以死殉主，在锅岛是被严格禁止的。他的选择，就只能是剃发出家，断绝世间的一切交往，一味地为亡者祈冥福。

因此，他以四十二岁之身，告别了妻儿，来到佐贺藩城下以北的黑土原的树丛之中，后面是巍然屹立的金立山，四周飘荡着幽邃的野气。

《叶隐闻书》就是在这颇为神秘的黑土原里，在两个武士的惊世对话中完成的。另一个武士，就是《叶隐闻书》笔录者田代阵基，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。

《叶隐闻书》并不是一部需要装订成册，意在立身出世、扬名世间的那种处世训条集，相反，它远离常识，洋溢着一种非人间的“狂气”。

二、无狂的世界

1. 战后时代

常朝出生在万治二年，那是17世纪的后半叶。

只要没有了战争，人口就会增加，先是在农村，然后流入城

市，江户、大阪、京都等大城市人口大增自不待言，连地方的城下町^①，人也多得摩肩接踵了。

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使经济慢慢地繁荣起来。尤其是大阪，商业十分发达，成了町人的天堂，有造酒发财的，有因开发铜山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，有生产漆器而获利的，有造小快船而致富的，还有以放高利贷为业而获取高额利润的。

町人与时俱进，而武士却还在战国时代的落日余晖中缅怀往昔。

2. 锅岛藩变了

再以锅岛藩为例，它出产“有田烧”瓷器。自从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白磁矿，就有了“有田烧”。

锅岛藩最初只允许朝鲜人的子孙制造瓷器，后来，许多日本人也看上了，便集中到这一带来从事制陶业。山本常朝的父亲神右卫门重澄还受藩主之命流放过这些日本陶工，据说，当时被流放的人数，男女加起来有八百多人。后来，藩当局认可了日本人制陶，各国的船只纷纷驶来。有一百多年的时间，陶瓷制造业一直为有田地方所独占，为锅岛藩专卖。佐贺城下，町人之家逐渐多起来，此前就有六座町，而新町更像雨后春笋一样兴起来。

当时，兴起了普遍的奢侈之风，武士也流连于声色之中，能

① 城下町：以诸侯的居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邑。

艺^①和连歌^②十分流行。

《叶隐闻书》第五，记载了常朝随主君在参观的途中，停泊于安艺的玖波港时，侍童们随意地出船，嚷嚷着到夜色中去，回来时，当时的藩主光茂问道：“你们去了宫道的游女町^③吧？”一般来说，涉足花街柳巷，流行于平庸时代。而此前，锅岛藩的武士几乎不知道这种游冶的都风。

据说，有一个曾在幕府效劳的武士，遇到国中目付^④巡视，那位目付拿出盒饭给他时，他竟然不知道铺在地上的毛毡是什么东西，反复思索之后，他把毛毡绑在腿上，吃了盒饭。真是乡下武士，土得掉渣了！当然，谈到去花街柳巷之类的地方，那就更愚蠢了。

3. 儒教文治主义

山本常朝的父亲神右卫门是打过仗的。可常朝本人却没有战斗经验，因为文治时代开始了。

禁止殉死等法令，就是这个时代的法治的标志，而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纲吉竟然亲自讲解“四书”，则分明是在提倡一种儒教文治主义。锅岛藩藩主光茂，精进于和歌之道，也表明他趋于文治。

但是，文治主义却扼杀了武士的自由意志和个性。在战国时代，是快刀出功名，只要敢打敢拼，几千石就会到手，赐万石者也不乏先例。那是尚武精神高扬的时代，武士可以选择一切。可如今

① 能艺：又叫能乐，日本的古典乐剧。

② 连歌：日本诗歌的一种体裁，由两人以上分别咏上下句，通常以一百句为一首。

③ 游女町：花街柳巷。

④ 目付：监察武士行为的官。

不同了，无论多有本事、多有见识，只要出身于下级武士，就没有前途，来到这个世上的出身就已决定了一切，太平令人窒息。

4. 男人在退化

时代在变化，《叶隐闻书》第二中提到了这样的事儿：

时代风潮这东西，是难以改变的。它渐渐地沉入低谷，末世来临了。不过，一年之中总有春夏，一日也有昼夜，就像不能把夏天放到春天去，不能把黑夜放到白天一样，我们也不能把现在的时代，放到百年以前去。

常朝生于武道之家，可他作为御歌书役，从事的却是文事工作。

以笔代刀，虽不至于流血，可两眼煎熬得流泪，却也难免，可最后得到的，只有一百二十五石的俸禄。作为武士，在笔和刀之间，别无选择。

时代变了，连人的体质都要变，当然，是男人向着女人变。

常朝从医学上发现了这一变化的蛛丝马迹，因而感慨万端地说：

“过去的脉象分男女，可现在男女的脉象完全相同了；过去治病，男女用不同的方法治疗，可现在治疗眼病，却用同样的治疗方法，效果一样好。用过去治疗男人的方法来治疗现在的男人，不会有什么效果；可是用过去治疗女人的方法来治疗现在的男人，却很有效，因为男人的气质衰竭，变得与女人一样了。”

年轻的侍从们聊天，都是些有关衣裳的品味、色欲的杂谈，似乎只有这样的话题，大家才有兴趣。而像常朝这样的思想者，只好冷眼看肤浅的世相。

三、两种武士道

1. 儒教武士道

战国时代，有这样的说法：“杀人越货，是武士的习气。”

对于战国武士来说，吃或被吃，亡或兴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。在关系生死的战斗中，自我保存的本能就是武士的生存之道，这里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。

以儒教教义来思索武士道，是从山鹿素行开始的。

素行九岁入林罗山门下，先是学习朱子学，后来又学兵法，自创山鹿流兵法。其兵法包含了武士道，从理论上明确了什么是武士、什么是武士道的问题。

明治时代，以武士道开国，思想界奉素行为先师。

例如，吉田松阴就称佐久间象山为老师，素行为先师，自称以山鹿氏之兵法为业，以武士道为心要，以死为常心，欲励志不负先师之志行。

我们知道，素行的儒学出于林罗山朱子学之门而反叛之。可他的兵法呢？据说，源于尾畑景亮甲州流兵法。德川家康时，甲州流兵法曾作为德川家的正式的兵法而被采用。发展这一兵学的，是北条氏长^①。

① 北条氏长(1609—1670)：在日本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，他不仅对日本普及本《孙子兵法》，即日本所称的《今文孙子》深有研究，而且还熟知《古文孙子》。他的《孙子外传》就是对《古文孙子》的注释。北条氏长在掌握了甲州流兵法后，又独创了北条流。故有人认为日本研究《孙子兵法》，自北条氏长以来才真正步入正轨。



山鹿素行

北条氏长是尾畑景宪的门人，他不仅把作为战斗之术的兵法与兵学体系化了，还创造了兵法向士之法、士之道乃至治国平天下之道转化的契机。

氏长所著的《士鉴用法》指出：“夫所谓军法乃士法也”；“兵法就是护持国家之做法、天下之大道”。此为北条流兵学。作为门人，素行发展了师说。

素行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写了《武教全书》，自称其兵学为“武教”。

《武教全书》实用性强，素行死后，作为兵学教科书而广泛使用。

吉田松阴在《武教全书讲录》中说道：“如果希望懂得道，就请接受山鹿先生的教诲吧。从古到今，应该读的书有那么多，为什么我特别信任素行先生的书呢？请看这本《武教全书》吧，我的先师的教导，就都在这里面了。”

松阴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先驱，他虽然尊奉素行为先师，但他的思想最终还是突破了素行的儒学樊篱，突破的原动力，似乎是来自山本常朝的影响。

2. 关于浪士复仇

《叶隐闻书》第一，有关于赤穗浪士的记载。

关于赤穗浪士的复仇，儒者也视为义举。当赤穗浪士切腹时，林罗山作诗咏道：“天还未助忠贞啊！”林门之儒者也都纷纷奉诗唱和。

赤穗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元禄十四年(1701)三月十四日，因幕府向朝廷贺年，作为答谢，朝廷派遣使者回访，将军德川纲吉决定在白书院接待回访的使者。

就在接待活动即将开始时，在通往白书院的松之大廊下，被任命为敕使御厨的播州赤穗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，砍伤了高家笔头吉良上野介义央。

因此，浅野长矩不仅被命即日切腹，而且断绝家名，没收领地。

为什么浅野长矩要砍伤吉良义央呢？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，吉良义央曾向浅野长矩勒索钱财未遂，因此处处刁难浅野长矩，积怨已深；另一种说法是，正忙于接待时，吉良义央突然当众羞辱浅野长矩，浅野长矩一怒之下动刀伤人。

将军德川纲吉也没有认真听取各方意见，就匆忙地下了切腹令，而且整个切腹的过程都明显地不合礼仪，使浅野之死有失大名的尊严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元禄十五年，十二月十四日夜，大雪纷纷，以